

根要扎在人民和生活中

——访表演艺术家陶玉玲

■本报记者 袁丽萍



陶玉玲，国家一级演员，1934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，1949年进入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戏剧队学习。她参与演出了话剧《东海最前线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、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没有航标的河流》《任长霞》、电视剧《光荣之旅》《张培英》等优秀作品。曾获金星奖电视剧优秀演员奖、“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”荣誉称号（国家人事部、广电总局授予）、金鸡奖、百花奖、表演艺术学会终身成就奖等。二妹子、春妮、吴爱花、张培英……陶玉玲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形象，尤其擅长塑造女军人和军属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“永远的二妹子”。

记者：您是如何走上军队文艺这条道路的？

陶玉玲：1949年4月，我的家乡镇江解放了。我在中学看到解放军一个文工团演出的话剧《白毛女》和《血泪仇》。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戏，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，这两部剧把我看哭了。文工团的作用太大了，当时想，我要是能参加解放军就好了。没过多久，华东军政大学来到镇江招生。我要去，但我没满15岁，而且一天都没离开过家，父母舍不得，他们也没见过女孩子当兵。姐姐陶玉平对我说，你得去。说服父母后，我就跟我的几个同学报名进入了华东军政大学，被分配到文艺系，系统学习表演课程。

记者：在华东军政大学的这段学习经历，哪些事情让您记忆深刻？

陶玉玲：我们每天必须得起床打背包、打绑腿，6点钟出操，然后吃饭、上课，下午还要军事训练，晚点名后大家要坐下来检讨一天的生活。现在我离休这么多年了，还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老兵，就是那时充满组织纪律性的生活打下的基础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校长的第一堂课：“同志们、学员们，我今天不说别的事情，只说‘为人民服务’这句话……”这堂课奠定了我革命的人生观，不管做哪项工作，都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。“为人民服务”这几个字，我记了一辈子，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。

记者：您毕业后到前线话剧团当话剧演员，早期的话剧作品《东海最前线》曾在军内外产生重要影响，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？

陶玉玲：《东海最前线》是编剧白文以东山岛战役为素材创作的大型话剧，我饰演的是女主角赛英。这部剧排练完后，我们就下部队为官兵演出，演了100多场，几乎走遍了原南京军区负责守卫的大小岛屿。后来就被调到北京演出，当时演得很轰动，我和剧中演员杨兆权的剧照还登上了《戏剧报》的封面。演出过程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，是我们去福建云顶岩哨所，为那里的一名战士单独演出。我们坐的大卡车上陡坡时，驾驶员换挡没换好，车开始往后溜，车后就是悬崖峭壁。我们团长马上喊，不准往下跳！大家就抓住了大卡车，幸好有块大石头把车挡住了。后来，我们就徒步步行上山，演完又徒步步行下山。一路上我们踏着月光唱着歌，回想起来是很浪漫的。

记者：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是您的第



在排演话剧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前，原前线话剧团到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参观。陶玉玲提供



陶玉玲在接受采访中。

王晨光摄

一部电影，您因为塑造了“二妹子”这个经典人物形象而被人们所熟知和喜爱。

陶玉玲：如果没有《柳堡的故事》，我可能只是一个话剧演员。1956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，导演王苹到处物色“二妹子”的扮演者。编剧胡石言、黄宗江看过我演的话剧，就向王苹推荐了我。那时我正下部队演出，他们就从我那里追到了舟山群岛，最终在岱山岛见到了我。我们那会儿演话剧一般一场是4个小时，一天演3场，等于没什么休息时间，一直化着妆，我的眼睛得了麦粒肿，肿得很厉害。他们找到我，给我照相，我也没在意，冲着眼睛就拍了。我当时并不知道拍电影是咋回事。但是王苹导演说，我就是她要找的那个女孩，“她太朴实了，你怎么跟她都不装，我要的二妹子就是要两个字——朴实”。一部影片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要从生活出发。在江苏省宝应县柳堡镇，导演让我们深入生活，在当地去学划船撑船，跟着老乡去劳动。电影拍摄了约有一年的时间，公映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，电影主题曲《九九艳阳天》也广为流传。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，周恩来总理接见我时说：“你是在《柳堡的故事》里演二妹子的吧，演得很好啊，但不要骄傲。”那个场景我始终难忘。

记者：话剧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1963年公演，是前线话剧团的经典代表作。后来又拍摄成电影，上映后引起非常大的轰动。您饰演山东老区支前模范春妮，成为话剧史、电影史上的经典角色。

陶玉玲：话剧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的剧本，是沈西蒙、洪雁、吕兴臣根据上海警备区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的事迹创作的。1963年春天，洪雁在苏州为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改最后一稿。他写信给我，让我准备出演春妮，说春妮就是根据我的特色和气质写的。话剧排练前，我在南京路上体验生活了1个月，和军属一起搞饭、做饭，和“好八连”的同志

们一起到路上去给群众修鞋、做好事。这部话剧在南京一演出就很轰动，我们又到上海、北京演出。这部话剧，周总理看了7次，还曾经帮我改过台词。他问我：“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啊？”我说是小学文化程度。总理又说：“小学文化程度写信写‘两小无猜’，大概写不出来吧？也不贴近生活，你看能不能改一改啊？”我就对总理说：“要不，我就说我和陈喜从小就一块在农村长大。”周总理说：“这不是挺好，这不比你那‘两小无猜’更生活化吗？”

记者：观众觉得您的戏特别生活化，比如春妮，有人曾说，感觉您就是从山东来的妇女队长。大家都想不到您是出身江南的大家闺秀。对此，您有哪些体会？

陶玉玲：对于剧本，要有整体的深入领会。比如，春妮与陈喜的感情线上，有青梅竹马的爱情，还有在家乡共同战斗的生活。表演要投入、沉浸到情节中，要尽力体验角色内心的活动。塑造人物，既要有深刻的内心体验，也要有精湛的形体动作、语言、人物造型。

另外，就是演员要有生活。我刚到华东三野解放军艺术剧院的时候，并没有立即上台演出，而是到了山东张店的一个连队当兵。除了和战士们一起训练、摸爬滚打、当文化教员外，更重要的是我住在老乡家里，体验到了老区人民的情感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在农村生活。我住在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家。她的亲人大多都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。我在那学会了用轱辘把汲水，学会了干庄稼地活。这半年时间，我不但熟悉了农村，而且也理解了老区人民对人民子弟兵深厚的感情。后来再演春妮等角色时，我就很容易找到感觉。

记者：1983年上映的电影《没有航标的河流》，您在其中出演了角色吴爱

花。这部电影1985年获得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。电影中有一出戏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分离30年后，遍体鳞伤的吴爱花巧遇盘老五，她没有泣不成声，而是控制住积压了多年的情感，苦苦一笑，转身走了。导演吴天明评价您是“心似黄连脸在笑的表演艺术”，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

陶玉玲：这部电影是根据叶蔚林同名小说改编的，讲的是在河上放排为生的盘老五等人的遭遇。吴爱花是盘老五年轻时的恋人，是一个很悲苦的角色。我看小说时就非常喜欢这个角色，演出也非常投入。当时我们拍摄，木排在湍急的河流上飞驰，非常危险，从来没有女人上去过。我觉得要体验一下放排的艰辛，就和男演员一起上了木排。当木排放到下游，岸上的老百姓看到木排上有一个浑身泥水的女人，都很惊讶。我有过历经磨难的生活，也有在河上放排的体验，所以塑造这个人物还算成功。虽然电影中我的戏份并不是特别多，但却是我表演生涯的又一个里程碑。

记者：1992年，您凭借电视剧《张培英》中出色的人物塑造，获得了第5届全国电视剧评选“优秀表演奖”。您是如何通过表演打动观众的？

陶玉玲：从生活出发，演什么人就要像什么人。张培英是我们原总后勤部的科研人员，在搞科研的时候发生爆炸，她的十指、脸部被严重烧伤。她出院以后，觉得自己不能做科研了，就做了校外辅导。她身残志坚，非常感人。演出的时候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给我做了假手，我的手指头一直是弯的，不能伸直。化着妆，我不能上厕所，所以我拍摄时基本不怎么喝水。这个奖其实应该颁给张培英，我就是演了她，才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我演过军人的妻子、妈妈、奶奶，后来我虽然得过3次癌症，但我想到我演了这么多的英雄，遇到困难时想想她们，就感觉特别有力量。

记者：对军队的年轻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

陶玉玲：对演员来说，根要永远扎在人民中，扎在生活中。我的一生就是要做好两件事：做一个好党员、当一个好演员。活着的每一天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永远以文艺为武器为人民服务，这就是我的价值。（董夏财、庆 阳整理）

采访手记

笑容依然灿烂

■袁丽萍

陶玉玲的影迷说，开始喜欢她，是缘于她在电影中的笑脸。《柳堡的故事》中二妹子对镜梳妆的笑，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春妮初到南京路时的笑，都是那么甜美、清纯、淳朴。

这样的美，留在亿万观众的记忆里，标志性地烙刻下陶玉玲的艺术个性。戏如其人。生活中的她，热情、乐观、豁达。

某年盛夏，她去南京火车站慰问南下部队。她在闷罐车里朗诵诗歌，从车头一直演到车尾，十几节车厢走下来，满头大汗，依然笑容灿烂。

采访这天，她一袭红装，笑眼弯弯，始终微笑着，不减当年风华。98岁的胡可老师曾说，陶玉玲比我小十来岁，年轻。

的确，命运总会偏爱那些爱笑的人。

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更为重要。表演唱《军号声声》就展现了他们在培训中穿插讲解军号历史、红色故事的情景。

演出中，司号制度的发展演变贯穿全程。首批学成结业的同学，演示了新司号制度中精简优化后的作息、行动、仪式等3类21种号谱，并通过文艺节目演绎出各自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深刻意义。

“嘿！”“嘟嘟……”在情景短剧《闻号而动》中，两支尖刀小分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，在主力炮火的掩护下，前后夹击，一举端掉敌方指挥部。据了解，在未来组织战备演练中，该总队各级将逐渐把电子播放号音改为司号员吹奏。声声军号，传承革命星火；军号声声，激荡血性胆气。随着三声出征号齐鸣奏响，振奋人心的《强军战歌》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高潮，全场官兵高声合唱：“听吧，新征程号角吹响，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……”

岁月留声

套用英国诗人狄兰的名句：“通过绿色的导火索，催开花的动力。”记得当时人年少，军营有歌人，有情。那些歌声和旋律，真真如同导火索，点燃了遥远边关的青春年华。

我入伍来到一个单独执行边防勤务的连队，由于驻地偏僻，加上那个年代方方面面的制约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很难被顾及。就连最简单的唱歌，也处于“三无”状态：一无规范的词和谱，二无专业教歌教员，三无任何伴奏音响。

青春如旭日，情怀不可遏。一群精气神充沛的年轻士兵，守卫边陲军营，岂能无歌？任何条件下，战士都能歌咏之。

执勤训练任务很重，连队不可能专门安排时间唱歌娱乐。于是，早操时和晚饭后如遇大雨（小雨操课计划不变），原先计划的其它活动就改为唱歌时间。南疆边地雨水多，大家都说，这是老天爷对我们这些年轻歌者的格外眷顾。

没有词和谱，也没人教唱，可年轻人心中揣着一本谱，口里唱着百首歌。连队歌咏活动的主要方式，就是某一善歌者首先开嗓，凭着记忆选唱自己熟悉且拿手的歌，接下来便是一人领之，众人附和之。歌曲歌罢，情涌心中，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“共饮薄醇，颇倾肝胆”的境界。此刻，即便是被群嘲为“男沙音偏左”的嗓门，也毫不怯场，纷纷争当下一曲的领唱者。

如此信马由缰的放歌，偶尔也会碰到旋律很熟稔，就是一下想不起歌词的卡壳之窘。但这根本不是问题，大家以一阵“啊啊”之声很快就过渡到下一句。今天想起，这般情景真有点白居易笔下“弦凝指咽声停处，别有深情一万重”的意味。

当然，这种没有歌谱、“口口相传”的土唱法也带来一点遗憾，就是由于各地方言的口音问题，常常造成歌词的误传。比如在《远飞的大雁》里，我一直把“捎个信儿到北京”唱成“捎颗心儿”。意思当然没错，只是参加军民联欢时被县宣传队的小丫头好好取笑了一番。还有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，我们一直这样唱：“要是有人来问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，我就悄悄地告诉他……”为什么要“悄悄地”呢？我一直想不明白。存疑多年后看到歌词，方知人家唱的是“骄傲地”……

连队有一老兵，会拨弄几下吉他，突发奇想要为连队写一首连歌，说让我作词由他谱曲。受此重托，激动得我一连好几夜夜岗都深陷于构思的状态，憋出了几句大约是“胸有朝阳守边陲，洒洒江山誓不归”之类的句子。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受到一番热捧，但那首连歌却一直不闻其声。

其实，有关歌声的记忆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班长。有一天晚上，连队步行去5公里外的县城广场看电影，放的是刚刚“解放”出来的《英雄儿女》。电影中的人物、故事及插曲（后来才知道叫《英雄赞歌》），在那个夏夜的星空下是那

那些歌声那些兵

■郑蜀炎

样地激昂和感动着我们。回来后，大家意犹未尽，想着把那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歌复原出来，可哪有那么容易？你拼我凑，许久不得要领，也就放下了不提了。

没想到事情并没完，几天后上级转回一封发自我们连队的信。收件人是“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芳”，而寄信人就是我的班长。

一看信的内容，大家都宽心一笑，信本身不仅没毛病，而且还有点感人。一是表达对英雄兄妹学习的决心，二是代表连队索要电影插曲的歌谱。虽然乱写信不靠谱，但他实实在在地是在为连队找歌寻谱，也算功过相抵吧——指导员最后下了如是结论。

因为有了这段记忆，《英雄赞歌》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；也因为生命里有了那些歌声那些兵，不论现在拥有多高档的音响、多丰富的曲库，当年连队会议室里那些跑调走音不绝于耳，但却酣畅淋漓的歌声，始终让我念念不忘、心向往之……



作者小记

郑蜀炎，原解放军报社高级记者。从事军事新闻工作30多年，曾参加西南边境自卫反击作战、抢险救灾及重大典型宣传任务。新闻作品获“中国新闻奖”一等奖等各类奖项。

文艺撒向雪海云天

■兰晓峰 唐 帅

近日，南疆军区文艺轻骑队的两支演出小分队深入基层一线慰问演出，把欢声笑语撒向雪海云天。

第一次到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演出，蒙古族演员代青激情澎湃。他带着草原小伙子特有的豪迈，用心爱的马头琴连续演奏了《万马奔腾》《征程》《黑骏马》几支乐曲，点燃现场气氛。

在有着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之称的阿里高原，云彩一来就是冬天，云彩一散就是夏天，一场演出就能感受季节变化。骤起的狂风给队员们的表演再添考验。大家顶着风沙上台表演，把文艺轻骑兵最动人的舞姿展现给官兵。

真情服务感动感染了官兵，他们走上舞台，与队员们一起翩翩起舞。演出结束后，队员们把平安结、千纸鹤和爱心卡片赠送给基层官兵，向这些为国奉献的人表达深深的敬意。

10月30日，武警北京总队“精锐之师文艺轻骑兵”深入某新兵大队慰问演出，送上贴近部队生活的精彩节目，受到官兵热烈欢迎，有效激发新战士扎根军营的热情。图为文艺轻骑兵正在演出相声《吃鸡》，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教育引导官兵正确对待网络游戏。刘 洋摄影报道



军号声声，激荡血性胆气

■权敬军 余华龙

“嘟嘟……”一阵急促的冲锋号过后，《中国军魂》的旋律响起，大幕缓缓拉开，舞台上英勇无畏的将士们义无反顾地冲向敌方阵地……

武警青海总队“永不磨灭的军号”司号员试点培训结业专场汇报演出，就在这热血场景中拉开帷幕。

一声声军号、一次次冲锋，舞蹈《湘江！湘江！》再现了当年红军强渡湘江时的场景。节目中担任号手的是战士王聪聪，他那矫健的身姿、标准的动作、饱满的情绪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。而

在1个月之前，包括王聪聪在内的大多数培训学员，还从未摸过军号。

前不久，武警青海总队以西宁市支队为试点单位，采取择优遴选、集中培训、专攻精练、训用一致的方式，培养适应部队文化建设需要、具备独立演奏司号能力的骨干队伍。

“别看一支号普普通通，在这高寒缺氧的高原上，能吹响都不容易！”担任此次培训总教练的西宁市支队宣保科科长欧伟介绍说，比起单纯地教技巧、练气息，增进学员们对军号的认同感、



长征

第4674期